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七回 獲盜印報冤雪恨

詩曰：當年碌碌為誰雄，孽案難消法網中。
凡惡貫盈須有報，獨餘孤魄泣秋風！

當下店家見這伙人去了，便對倬然道：「這件事，我料來不妥的，相公定要我去說，幾乎連累著我。你們還不知，我這裡的罡棍利害哩！你是過路的客，何苦招架這些事？如今快將賬開發了，請尊便罷！省得他們又來尋鬧。」倬然道：「該多少？」店家道：「媚娘的房錢該一兩，我們兩日的飯錢，草料又該二兩一錢，通共三兩一錢。」倬然遂令珍兒打發了，店家收了銀子自去。倬然叫張成，吩咐道：「你悄然拿我名帖到縣裡，只說我在此店，說了就走。」張成領命而去。店家只是催起身。倬然道：「有人往城內買物件，待回來即走。」正說間，張成來了，隨後就有縣裡一個衙役來。叫店家道：「河南按院，金老爺在你店中麼？」店家忙答道：「並沒有按院老爺在此。」衙役道：「他管家明明說在你家，我老爺先差我送手本來，如今官府已起轎來拜，你怎說沒有？」店家正沒做理會處，只見又一個衙役來，報導：「老爺來了！」店家忙走出去。倬然更了衣冠，王知縣下了轎進來，店家正稟說沒有按院的話，倬然卻走出來道：「王年兄，久違了！」王知縣見了雖是同年，卻尊他是代巡，便深深打拱道：「老大人憲駕到此，為何不到荒署，卻住此店中？」倬然忙答道：「一言難盡，請坐容訴。」即攜手到客位裡，見禮畢坐下。此時店家見了，嚇得在外發戰。王知縣道：「自都中拜別尊顏，卑職即馳係此地，遂成迢隔。及聞老大人糾劾權奸，名震寰區，卑職不勝欽仰！今不知老大人降臨敝邑，失於遠迎，罪難擢髮。」倬然道：「不敢。弟昨抵此地，欲至錦石林訪一友，即赴中州，初意不敢驚動年兄的。只因遇了一樁奇事，受人之辱，不得已，令小價來投賤刺耳。」王知縣愕然道：「老大人有何所遇，受何人之辱？請乞賜教！」倬然道：「弟有一婢，名曰小鳳，數年前其父挈之而遁，昨適於此店遇見。詢之，則云：其父已死，為一沈姓拐賣為娼。弟念犒兒原用價買的，願以原價取贖，不想他糾合一伙罡棍，打到店中，將其女掄去。弟與小價輩俱遭鞭撻，特來求年兄法究。」王知縣道：「有此異事！卑職也不及回署，立刻就來。」即掣二枝簽，差皂快領押了店家，去拿犒兒，同小鳳並行兇罡棍，限立刻店中回話。差人帶了店家，去不多時，拿了忘八，烏量涵並小鳳，又拿了兩個行兇的罡棍，一名胖倪二，一名瞎週三，俱帶進跪下。知縣即令小鳳站起來說，問他：「當時怎樣賣來的？」小鳳稟道：「小婦人實係金老爺家之婢，被沈姓拐賣那姓烏的。當初原說是真定府大財主，娶小婦人為妾，不想哄入青樓。小婦人不願為娼，禁不得百般鞭撻，幾死復生，只得強從。數年來受盡苦楚，替他掙下一二千金，尚非非罵則打，非打則弔。昨日幸遇舊主金老爺，他不吝贖身，方才拿小婦人回去，來痛打了一頓。求老爺救命！」王知縣即指定忘八，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哄騙良婦為娼，業干法網，你又仗了地棍的勢，不容贖身；而且冒犯金老爺，當得何罪！」烏量涵道：「小的實不知是金老爺，合該萬死。」知縣道：「就是過往的客，該是你忘八打的麼？」喝令皂隸扯下去打，把他重重打了四十板，兩個罡棍每人也打四十板，枷號一月。又對烏量涵道：「此女送還金老爺，不問你罪便造化了。」倬然道：「承年兄，雖如此斷法，但此輩以錢財為命而無廉恥的人，念他當年原有身價的。」叫家人封五十兩銀子賞他。烏量涵磕頭，不計數而去。店家亦對倬然叩頭道：「小的不知是老爺，伺候不週，多有死罪。」倬然叫他起去，王知縣即請倬然至內署，倬然辭道：「本〔該〕登堂叩謝，只因此去還有小事擔擱，憑限緊急，不敢領命。只求見賜一轎，將此女送至錦石林敝友家，足感高情了。」再四苦辭，王知縣只得遵命。忙叫備轎，差役護送至錦石林。倬然謝了，收拾起身，王知縣直候倬然上了馬，才打拱辭去。

此時有衙役護送，不多時到了錦石林。尚義先往屈家報知。原來呂人表自江西放回，也住在屈家。當下即同屈淵出來，迎接進去。隨後又令家眷出來，接小鳳進內，見禮畢。人表先謝當年活命之恩，又說：「弟自餘生之後，潛居於此。杜門不出，戶外之事總如隔世，所以台兄恭喜之信，並不相聞。今幸蒙辱顧，使弟得再親芝宇。」倬然又與屈淵敘過了寒溫，遂將別後行藏，並遇小鳳之事說了。人表喚出兩個兒子，來拜見先生。倬然吩咐張成賞了衙役，將回帖打發回去。便對人表道：「弟此來，一則特來訪候吾兄並屈令親，一則就要借重台駕，同至中州，相煩筆墨。憑限緊迫，明日即要起身。至若小妾留在尊嫂處，弟覆命之時，同進京去。」呂人表道：「弟之菲才，何能當此重任！既蒙台諭，只得勉強。但明日起身，覺得太促，多住一二日也不妨。」說罷，即去收拾一間潔淨的房，與倬然、小鳳做臥室。是夜設席相待。次日，倬然即托屈淵訪問，買了二婢，一名金菊、一名芙蓉，留下伏侍小鳳；又買了兩房家人，住了兩三日，收拾起身。小鳳再四叮嚀，倘拿住君章，須要看顧他母親。遂分別登程。倬然與人表，並轡而行，一路上談及往事，不覺一時感慨。一律詩曰：

憶昔青燈慰朝夕，江關奔走各蕭條。
奚囊短劍情何限，夜雨長歌恨未消！
身勢幾同無纜艦，行藏堪比落江潮。
十年磨鈍今將試，笑看當年剩剌貂。

不則一日，相近河南界上。倬然與人表商議道：「欲得此一伙賊，以何法獲之？弟欲托老尚先到彰德府去打聽一番。」人表道：「恐事未發而機露，反為不美。弟有一法，莫若到任之後，即行按察司，轉行各府州縣，凡巡歷一府，必須備造戶口丁冊申送。不論土著流寓俱要注明生業，若此則其人之有無，可以得之矣。」倬然稱善。卻好此處就有長接的到了，各役叩見，送上到任須知事宜，擺到執事，威風凜凜，再行兩日，將抵省下。各屬知道，按院就是參劾劉太監的金翰林，誰不小心遠迎！參謁之時，不見符通判。詢之知府，知府稟稱：「近奉撫院題參，現在候勘。接入城中，坐了按院。次日坐堂，司道府州縣文武各官，參見已畢。只見堂下跪著一個青衣小帽的，手執稟折，倬然舉目看去，卻是符秋雲。暗付：他又不知是我，為何來見？原來符秋雲原不知是倬然，只知按院是江南鎮江府人，認了同鄉，故來稟見的。但聽他口裡稟道：「犯官歷任未久，潔已自矢，不想撫憲嚴章入告，現在聽勘。可憐異鄉羈旅，親老家貧，仗乞大老爺俯念桑梓，恩賜慈憫。」說罷，低頭俯伏。倬然道：「聞你在莘縣，極畏功令，似有清廉耿介之風，為何到此即掛彈章？」符秋雲聽得按院聲音甚熟，即抬頭一看，嚇了一跳！暗想：「這按院與鍾倬然無異！」

再仔細一認，一些不差。因想起當年拒他之事，汗流浹背，遂叩頭道：「犯官自知罪重如山！」倬然道：「若論做官，自然該不留情面，但要言行相符，不可言與行違。今日承貴廳念及鄉情，屈尊賜顧，本擬周全。但本院頗有貴廳之風，深畏功令，不敢以下車之始，曲庇一同鄉之人。請回另日領教罷！」

符清不敢再陳一字，連連叩首而退。回寓細想：倬然數年不見，何一貴至此！聽他的話，分明是我當初拒他之言，今日提來奚落我，是他無疑了。但為何又姓了金？一定是改姓了。他既現任在此，倘心懷舊恨，可不是火上添油，冤家路窄！想當初輕薄，悔之晚矣。想一會了，歎口氣道：「這對頭遇得不好，不如死的乾淨！」是夜二更時分，瞞了眾家人，一條汗巾做了樑上之鬼。虧他家眷已打發回去了，止有幾個家人，在天明報了官。倬然聞知，明知他畏懼而死，反過意不得。雖他輕薄不情，然罪不至於死；吾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實由吾而死。轉可憐他起來。遂叫他家人來，贈銀百兩，以備衣棺。即令扶柩還鄉，不提。

倬然即發牌起馬，出巡彰德府。下馬後，放告考察已畢。該府申送戶口丁冊，倬然在後堂與人表逐一查閱。看至安陽縣朱家集，果有沈君章名目，下注流寓，係山東人，開飯店生理。人表道：「這是他了。」倬然道：「既有其人，拿來弟自認得他。」即內發釘封羽檄，仰該縣密拿，連家屬一並解院。差人齎文至安陽縣去訖。數日之間，即解到了。倬然遂坐堂，叫沈君章上去，令他抬頭一看，果然是他！沈君章倒不認得了，況按院姓金，那裡理會。倬然認得真切，不覺勃然怒罵道：「賊奴才！你當初在山東兗州府，打劫了富按院的印，累他家破人離，你死有餘辜，可從實招來！」沈君章聽得，暗想十來年的事，並無人首發，怎露空發覺起來？先嚇得沒了一半魂兒。只得應道：「小的從不知道什麼打劫富按院的事。」倬然道：「賊奴才！此事本院悉知，你還敢強辯

麼？」吩咐夾起來。兩邊皂隸動手便夾，一連兩夾，只得招道：「是他家人刁仁糾合小的去打劫他。」又問：「打劫的資囊並印怎麼樣了？」沈君章道：「印在小的家裡埋著，劫的銀子當時刁仁分了一半，小的們八個人共分了一半。」又問那八人姓名，沈君章一一供明。又說：「眾人俱已走散，獨有爬山虎、陳六哥、弄殺鬼、張變石，現住在兗州府城外。」又問：「刁仁安在？」供道：「當時分了銀子，不知去向。」倬然罵道：「狡口賊奴，刁仁同你住在高唐開飯店，彼時有富按院的女婿下在你店，刁仁同你設計謀害他，後來刁仁死於故城縣監，你就占了他妻子，將他女兒賣入娼家，又將富公子賣之遠方，還說他不知去向！你抬頭認認本院是何人？」

當下沈君章聽得按院的話，竟像他在家出入的，一些不差，遂放膽抬頭一看，方認得就是鍾秀才。但不知他何由知道這些情由，便忙忙叩頭道：「小的該死，不敢辯了。」又問：「富公子賣在何方？刁仁妻子在那裡？」供道：「邢氏與小的外甥盛二通姦，小的拿住，同姦夫殺死，報明安陽縣的。富公子是徐州一個姓史的，過繼做兒子去了。」又問：「姓史的叫甚名字？」供道：「當初小的不曾問明，其實不知。」倬然問得明白了，即撒下八枝簽，重責四十板，畫供狀收禁。即差本府經歷管押其妻湯氏、其子長兒，往安陽取印。經歷帶至安陽君章家裡，起了印，房子物件取了，該縣收管，回來繳院。倬然收了印，將他妻子發原差帶起，忙移咨山東撫院，緝拿餘黨。

評：

邢氏之死奸，出之沈君章之口，撒手之法也敘得極妥，不然既以其女為妾矣。倘其母在，將置之何地耶。